

金宋詩

倾听词人的浅歌低吟

山月不知心里事

■ 张溪琳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山月不知心里事

倾听词人的浅歌低吟

张溪琳 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月不知心里事 倾听词人的浅歌低吟 / 张溪琳
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9
(漫漫古典情)
ISBN 978-7-5309-5398-3

I . 山… II . 张… III . 宋词—文学欣赏IV .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6208号

山月不知心里事 倾听词人的浅歌低吟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张溪琳
责任编辑 田 昕
装帧设计 引文馆 · 闫薇薇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08年 9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年 9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开 (670×1010毫米)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2.25

书 号 ISBN 978-7-5309-5398-3

定 价 24.80元

序言

宋朝，像那座烟水迷离的金陵旧城，美丽与哀愁共生着。多少帝王的玉砌雕栏在那段历史的风雨中灰飞烟灭，如光束中飞舞的无数尘埃，无处存留，只是静寂。而那些笙鹤瑶天般的浅酌低吟，那暮霭沉沉的烟波中的一叶扁舟，那一双为你拭去清泪的红酥手，那夜静人空的庭院深处吐出的深深叹息，是一封封未被投递的旧信，渗透着彼时的潋潋春阳，穿越时空留下了温柔黯淡的只言片语。它们被时光打磨得更加鲜亮，让我们在旧时的晓风残月中，在那些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夜晚，在泪迹斑斑的青衫上，在执手相看的眼眸中，找到了永恒。

宋朝那风雨中颠簸的历史，写在了宋代词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各异的心绪感受中。这些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动的韵律，带我们阅读那场情牵梦绕的旧年叙事。安慰我们心灵和眼睛的是吟魂离魄的款款深情，是节令风物兴发的人生感怀，是颠沛现实中的自我消解，是幽寂疏离的故国之思，是王朝兴替的忧患情怀，是放情寰宇的自然性灵……

“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

那些旧事，是历史，是词史，更是心史。

轻轻巧巧地挠你的心房，带你走进一场真实的穿越。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山月不知心里事 1

人间聚散，看透又如何	欧阳修《生查子》	3
深埋的心事，何止别愁	柳永《雨霖铃》	8
关于楼月最私密的痕迹	温庭筠《梦江南》	15
当爱已成往事	陆游《钗头凤》	19
人间幽冥，深情相许	贺铸《青玉案》	24
青春不能依赖回忆	晏几道《鹧鸪天》	28

第二部分 若有人知春去处 35

少年，少年	晏殊《浣溪沙》	37
匆匆一瞥，年华似水	张先《天仙子》	41
抹去眉间一片闲愁	冯延巳《鹊踏枝》	45
谁让瞬间像永远	苏轼《永遇乐》	51
你看你看春天的脸	李璟《浣溪沙》	55
春往何处归	辛弃疾《摸鱼儿》	59

第三部分 明月楼高休独倚 67

回不去的故乡	柳永《八声甘州》	69
那一抹无法穿越的迷失	秦观《踏莎行》	73
举杯沾湿的月色陈酿，向故乡	范仲淹《苏幕遮》	77
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	周邦彦《苏幕遮》	81
寂寞的狂欢	黄庭坚《定风波》	87
一出梦的人生	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	91

第四部分 伤心莫问前朝事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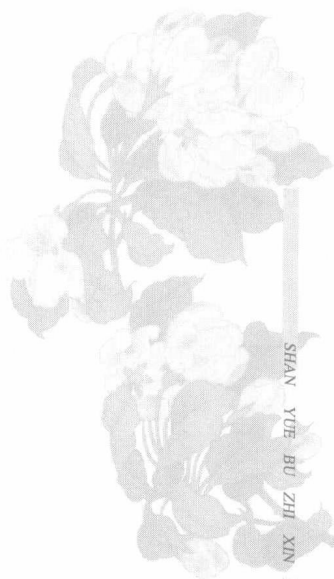
倾城	王安石《桂枝香 金陵怀古》	97
华丽人生 悲伤结局	陆游《月上海棠》	101
烟月不知人事改	倪瓒《人月圆》	106
一代英雄的沉浮	辛弃疾《永遇乐》	112
一个人的江湖	杨慎《临江仙》	116
千古多少伤心事	林逋《点绛唇》	120

第五部分 物是人非事事休 125

堂堂岁月，一掷如梭	李煜《虞美人》	127
那场史无前例的靖康	朱敦儒《相见欢》	131
往日繁华，今日飘零	李清照《永遇乐》	137
给扬州的一出往事电影	姜夔《扬州慢》	141
一夜倾心，只为流离	吴淑《人月圆》	145
金陵渡口的最后一盏灯火	王元量《莺啼序》	149
生命是一只孤雁	张炎《解连环》	153

第六部分 何当归去乘浮槎 157

重逢的世界	苏轼《定风波》	159
流浪于江湖的身影	朱敦儒《好事近》	165
凝视自然轻盈回转的模样	范成大《蝶恋花》	169
旅行的姿态	吴文英《玉楼春》	173
身后声名不如美酒一杯	辛弃疾《行香子》	177
华丽而忧伤的旅程	蒋捷《梅花引》	181



SHAN YUE BU ZHI XIN LI SHI

第一部分

山月不知心里事

虽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可是每当那曾经的花树再次冒出新的花骨朵时，旧年的记忆就汹涌而来，人们才明白原来感情是可以在时间中蔓延得如此深远。

所以在月光依然，灯火依然的今夜，穿行于涌动的人潮中找寻佳人的芳踪，可是却觅不到丝毫影迹。心酸无奈之时，怅然之泪打湿衣襟。旧时天气旧时衣，胸中泪共阶前雨。相遇太短回忆却太长，怎能没有遗憾，怎能不感伤？



人间聚散，看透又如何

欧阳修《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这首欧阳修的小词，也曾被录入朱淑真词中，有些南唐冯延巳的清切婉丽，但又平淡隽永，像是旅途中偶然邂逅的友人，向你畅谈温柔哀愁的往事，讲着讲着，你就成了故事中人，共享离合悲欢。

时光停在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华灯初上，宝炬生辉，堂堂的月华下，明艳的花朵羞涩地在夜色里燃烧；融融的霏雾中，如昼的烛火明目张胆地在心尖撩拨。

在嘈杂的人群中流连，回首望见如约而至的少年。月下青衫，似乎飘飘欲仙。转眸间的羞怯，婉转的笑颜，仿佛前生的纠结。踏破铁鞋，却发现沦陷只在一双眉间。牵手没入人海，灯火间相视的爱恋，时间变得华美安闲。世间有什么事，比得与你所思的人相携走过这盛事欢宴。一日的温柔，足够一辈子来纪念。所以对着月亮许下心愿，但求年年此时，人月两圆。青春的爱情是最珍贵的物件。

欧阳修真是个浪漫的词人，佳人、少年，在如此朦胧的意境中相约，并相邀人世并肩。

苍老的年月中，讲述一个关于青春的往事。年少的爱情本来青涩懵懂，但隔了时空，经历了时光的沉淀，这带着月光的故事，便纯净、深沉得让人动容。



谁都有过年轻的爱情，那生命中最真实、最干净的情感，是时间对成长最完美的纪念。我的朋友告诉我，那青春年少的爱恋总是发生在一瞬间，转瞬便订下了誓言，那些现在看来奢侈的朝朝暮暮、缠缠绵绵，是当时沦陷的全部世界。年轻真好，说爱就爱，不必矜持，不必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灾难。初恋，是生命酝酿的第一朵花，还没来得及绽放，却羞涩得可爱，有着执著的坚持，因为有它，我们年轻的心智才得以日渐丰稔、成熟。

可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如烟火用力地盛放，然后消失。一生中年轻的岁月，总是被无情的时间步步紧逼。仿佛彼此相遇的意义，只在交汇的光华瞬间。人生总在匆促的聚散之间，无形的时光好似化做有形一般，明显地让人触摸到它迅急的流逝和永不逆转。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欧阳修是看透了人间的聚散，所以更珍惜相伴时的美好片断。所以相携同游时的春天，人要如春风般的从容，时间就好像不会那么匆匆地走开，能多记下些真心的留连。只是“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造物的宏大，让它没有可能为谁圆满。永不断绝的宇宙链条中，人只是渺小的一环，谁又能抵挡时光如潮水般涌来的种种不可预知的变迁？只是此恨绵绵。花期还没有结束，而人已不在，剩下的绽放只是余情未了的怅惘。此后的人生又会遭遇怎样的聚散？谁又知道。只是当初相知的分分秒秒总是最好。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又是一个春天，温暖的春天，生长在寒冷气候下的梅树日渐凋残。美好总是充满矛盾，不知是该为春天提前展开欢颜，还是先悼念曾经陪伴了一个冬天的生灵。溪边的柳树已经冒出了细嫩的新芽，微风拂过，像女子



的双手细腻而温暖，旅舍周遭的草丛间弥漫着淡淡的芬芳，生命已经如此旺盛地昭示着远行的时间。绣坊里的绰约佳人，在春水脉脉荡漾的堤岸，目送良人越走越远。这场景如此熟悉而又陌生，不知两人何日才可重逢，是不是也想到永隔天涯两端。那已踏上旅程的船只渐行渐远，忽然看见小佳人，提着裙裾匆忙地登上附近的高楼，双眸已经湿透，精心修饰的脸庞只剩泪水涟涟，她向着船行的方向不断挥手，直到船只变成天际一点然后再也看不见。她依然望着远方，双手用力地揉搓着黄手帕，像是在揉搓柔软的心肠，只怕此刻柔肠已断。放眼望去，春江远处只是连绵不绝的春山，层层叠叠，仿佛是有意隔绝爱与思念。曾经我也曾有过这样单纯深邃的情感，如今站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里，我只是个局外人，观看着另一个爱情的生长与演变。那个站在高台不肯离去的小佳人，像当年那个紧抓着爱情不放的我，那样的深挚，那样的执著，如今她也尝到了爱情的苦涩滋味，但是眼神却依然坚定。面对着不甚明了的明天，谁可以改变相聚离散的时间？

樽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聚散之后最是离情浓。离别让人销魂不仅意味着情感不能得到慰藉，也同时意味着时光的流失。“相见时难别亦难”，若要再次相见，这中间各自要走过多少路程，经历多少次的错失与擦肩而过；重新遇见，彼此又有了多少改变；时间带走了多少少年时的炽热，留下静默；岁月磨擦着灵魂带来了多少无法言说的痛楚，流失最单纯的欢乐。这相见时的时间，变得沉重而无奈。是该悔恨这些彼此缺失的时间，还是一开始就不该相遇？那些复杂而莫名的情绪，又怎是清风朗月可以明了的。还没道完衷肠，只剩离歌。

我被欧阳修的词所迷惑，并非是那些深挚而婉转的情绪，而是他作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他明白人不是只摆出遗世独立，茕茕于红尘的姿势，就可以免俗。面对尘世的无限欲望，心底的淡然，对最初生命的追



寻，才能留出一片清净天地。

所以欧阳修是极其念旧的。虽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可是每当那曾经的花树再次冒出新的花骨朵时，旧年的记忆就汹涌而来，人们才明白原来感情是可以在时间中蔓延得如此深远。

所以在月光依然，灯火依然的今夜，穿行于涌动的人潮中找寻佳人的芳踪，可是却觅不到丝毫影迹。心酸无奈之时，怅然之泪打湿衣襟。旧时天气旧时衣，胸中泪共阶前雨。相遇太短回忆却太长，怎能没有遗憾，怎能不感伤？

物是人非的怅惘，今昔对比的凄凉，良辰美景断然变为伤怀之境，月与灯交织而就的花市夜景由明亮骤然变得黯淡。淡漠冷清的伤感弥漫于空气之中，呼吸可感。澄明的月光与璀璨的灯火在悲伤的眼眸中只不过是凄凉的化身、感伤的催化、相思的见证。旧地重游，佳人难觅，泪眼看花花亦悲，寂寞找不到出口，哀伤盈袖。

磨折人心的到底是那凄怨缠绵而又刻骨铭心的相思，还是年少爱情一去不回的哀怨？谁不曾真心渴慕，谁不曾诚意追索，可无奈幸福的身影总是擦身而过。那些旧时的欢愉而今仍驻留心中，发酵成今夜闪闪的泪光。那些两情相悦、缠绵悱恻的美丽韶华在岁月中渐渐流去，今生不能重来。谁也不曾料到，错过了一季竟错过了一生，短暂的相知后竟是漫长一生的告别。山盟虽在，佳人无音，是宿命还是遗憾？

又或者只有离别才可以把一切最美好澄澈的事物存留下来，永恒回味。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只有遗憾才让人生显得完满。年幼时丢掉的一只布娃娃，成了孩提时期对所有美好事物回忆的结晶。如果她当初没丢，现在也许只是个沾满灰尘的旧物，不愿再被拿起。那年少的爱情呢？如果当时没有散场，会依然新鲜美好，还是也会免不了沾上岁月的尘埃，变得陈旧而粗糙？也许从此不再见面，只凭记忆想念，爱情才会变得更加的完美。

没有发生的改变，不可预知。已然发生的故事，又掩藏了太多秘密。把青春最迷离的情绪写在月下，让别人揣度，也留下让自己可以追忆的痕迹。世间有太多的事情没办法参透，那就只记下最单纯的情绪，有些故事



太过冗长，难懂难了，不如写首小词，简单精彩就好。

诗人聂鲁达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再走过了人生数度的历程后，转身时再次回望我们唯一拥有的年少最初的爱情，虽然不免遗憾，但它毕竟留下了我们青春过往岁月中有过的坚定、执著与爱，像北方冬天的枝干一样，清晰、勇敢。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犹记当时初相见，相知情无限，相许永不变。



深埋的心事，何止别愁

柳永《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宋人笔记里写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七郎在那个盛世里的声名。只是这样的才华并不被士大夫们所正视，却在乐工歌伎的唇边声声地翩跹流连。有天赋的人很多，可是他们并不愿意花一辈子专注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特殊才能，他们总是在不停的踌躇中消磨了那些来之不易的天生智慧。可是柳七郎却不同，他的一生投注在自己能力所属的技艺中，“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他在每一篇新鲜的曲调里写下自己华丽的心情，那些原本单薄的音符因此而有了热烈的生命，吟唱在每一个禁漏花深的夜晚。

然而可以刻写在曲调里的语言，却总是来之不易。柳七郎并不是天生就可以写出如此深情婉转的念白，每一个落下的字句里都掩藏着无法言喻的神秘与伤感，都是生命里一段一段的无法预期与不可回转。每一段小词的背后，总会有一些故事深深地镌刻在时光脉脉流逝的河流中，左岸是过往回忆的无声召唤，右岸是未知将来的明明灭灭，河中流淌的是走失的华



年，深深浅浅的步履，在不可重来的光阴里蔓延。

七郎从来是疏狂风流的少年，长不大的孩子总是太容易流露自己不懂隐藏的心声。所以有了那首桀骜不驯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散漫的温柔里，是老于沉醉的不甘愿；潦倒的失意里，是对尘世的轻鄙与迷茫。其实七郎只是单纯的少年，却无意中触动了朝堂里人心的纠结慌张与喧嚣下隐藏的真相。

这不羁的张狂惹出了宋仁宗的一句“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随即削落他于进士之榜。从此，七郎再无力盼今生之金榜题名，只落个余杭县宰。覆盖一生的辛酸始于一首有心吟唱，却无心张扬的小词，不知道柳七郎的人生到底是一场诗意的闹剧，还是一次任性的自我流放。

可以知道的是七郎从此便咽泪装欢，玩世不恭地扛着“奉旨填词”的御批招牌，浪迹江湖。歌楼舞场中，堂而皇之地贯彻落实宋仁宗的圣旨，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上任时途经江州，断梗浮萍似的羁旅之苦，就全然地掩埋进秦楼楚馆的夜夜笙歌中。那糜烂又甜美的醉生梦死间，唯一真实的是优伶唇边轻盈婉转的深挚之词。

虽是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午夜梦回骤然惊醒之时，却难消孤子一身的清冷与怆然。即使天生的才华需要遗世独立的生命，却始终无法抵挡没有对话的世界无尽的苍白。只是无奈这世间总是知己难觅。

可是造物从来偏疼有情人。

那日香歌艳舞之时，七郎的视听陷落在那首他新创作的《采莲令》中。

月华收，云淡霜天曙。四征客、此时情苦。翠娥执手送临歧，轧轧开朱户。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



顾。 一叶兰舟，便恁急桨凌波去。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首、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那声音如山泉般清冽甘甜，下阕无以复加的深情回响，正唱出他当日写词时的离恨绵绵。仿佛那旧年一袭单薄的月光，又明晃晃地收进了心里。霜露中的昨天里看见破旧的曙光，在佳人离别的断肠处，轻轻地抽离颤抖的双手，把悲伤掖进行囊。小船里摇晃着渐行渐远的柔情，在方寸间迷离，在江天的一线间隐匿。而如今那柔情竟随着歌声又重新回到了心底，缓缓地流淌在这不眠的声色之地。

七郎从那一片香艳中循声望去，那一双轻灵的眸子透过他的双瞳直视心房。像一场今生再不会期遇的凝视，周遭的人事瞬间迅即地消逝，只剩这两双不坠于尘的眼眸，相视永恒。

歌者是江南名妓谢玉英。玉炉中袅袅燃照的檀香，使她平素淡雅的香闺平添了许多绵软情意。七郎随手拿起女子几案上的书册，是一卷《柳七新词》，用蝇头小楷细致抄就。读词而知心。这天赐的相知，是七郎捧卷而颤抖的双手，是玉英灯下绯红的双颊。像一粒茫茫红尘中寻寻觅觅的尘砂，终于某一天在无数的微尘中找到了与自己性命相吸的另外一粒。这世间的一切都因着这相遇而骤然无谓轻重。

江州，永生镌刻在七郎的生命里，只因了这无与伦比的邂逅。可是世间筵席终有聚散。宿命如一只可以翻云覆雨的手，手心里是深情相续的温柔，手背却是离别倒映的忧愁。

短暂的缠绵后，七郎便启程赴任余杭。一别经年，身在两处，心绪却无法深藏。

相思，是千里之外悄然而至的薛涛笺，是余杭歌台舞榭深处遗落的清泪。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